

树根失踪之谜

□赖海石

水庆老汉和他的侄子土生、钩机男为了一苑树根差点打了起来。

树根是水庆自留山上的。他的自留山因为修建高速公路被征收了，补偿款已领取。山上的树木全部砍下来，背回家当柴火。村里人没事的时候喜欢跑去看修路工人作业。大钩机伸出巨臂深深插进黄土里，像狗啃馒头一样，巨大的山包极易被推平。水庆的自留山上有一棵大树，不知长了多少年，树根又大又深，钩机男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挖出来。一般的树根都是和泥土一起，被推土机推到低洼地掩埋。看到这树根这么么大，土生对站在旁边的水庆说：“叔，这树根冬天烧起来烤火，够烧好几天哩，要不要我帮你抬回去？”水庆点点头：“你说得在理。”土生说：“你家火生在家吗？叫他过来和我一起抬。”水庆说：“那浑小子整天东游西荡，不见人影，到哪里去找他。我和你一起抬吧，这点东西我还抬得动。”就叫钩机男不要把树根掩埋。叔侄两人把树根抬回院子，进屋里泡茶呀。

村镇前几年搞起了旅游开发，经常有外地人来体验乡村游。水庆、土生在屋里喝茶时，一个大胡子中年男子走进院子里，在他们刚抬回来的树根前站了很久，左看右看前后看看下看看远看看近，这里摸摸那里拍拍，然后进屋问水庆：“老伯，你这树根卖不卖？”

水庆没想到这烂树根还有人要，他本想说“你看这树根有多少斤，给我我多少斤柴火就行了”，但看对方像是有钱人，也许可以多要一点，就狡黠地说：“这苑树根我挖了三天，还请了两个人抬回来的……”大胡子说：“我给你五百元吧，可以买三倍的柴火了。”

水庆和土生相视而笑，忙招呼大胡子：“先喝杯茶，喝杯茶。”

这时院子里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。男人说：“哇噻，这苑树根好有型，肯定能卖不少钱。”女人说：“一苑烂树根有谁要？”男人说：“没见过了吧？我在根雕艺术馆看过，用这种树根做成的根雕，卖好几万元呢。”女人惊讶得吐了半截舌头出来了。两人说笑着去别的地方游玩了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水庆这才知道，这树根可以做成艺术品，卖出天价。就向大胡子索要一万元。大胡子说：“一个根雕可以卖几万元不假，但要经过非常繁杂的加工，耗时几年。你这树根我最多出一千元，卖不卖？”

水庆鼻子哼了一声：“要，就一万元拿去；不要，就走人。别以为我们乡下人好骗。”

大胡子并不气馁，临走前，客气地递给水庆一张名片：“真的只值一千元，你什么时候想

卖了，打电话给我。”

大胡子走后，土生喝了口茶，说：“叔，低于八千元咱不卖，一人四千。”

水庆霍地蹦起来，眼瞪得比水牛眼还大：“咋？你想分我一半钱？”

土生说：“叔，如果不是我提醒你把它捡回来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埋掉了，你得谢谢我。”

水庆说：“这是我自留山上的东西，你帮了忙，我给你二百块钱蛮不错了，你怎么能分我的钱？”

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，惹来不少人围观。不知谁把消息传到钩机男那里。钩机男上门讨要来了，他说：“你们别争了，这树根是我的。”

水庆说：“我自留山上的东西，怎么是你的？”

钩机男说：“你的自留山已经给过补偿了，这块山现在是我承包，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的，我想给你就给你，不想给你就不给你。”

三人吵吵嚷嚷，谁也不让谁，还差点动起手来，最后一起去了派出所。

没想到，派出所对他们这“鸡毛蒜皮”小事并不热情，只叫他们回去“等待处理”。三人从十几里外的镇派出所回来时，却发现那苑树根竟不翼而飞了。水庆这才想起走得匆忙忘了锁门。问附近的村人，都摇头说没看见。这下三人都站到统一战线上来了，要把盗贼找出来。通过分析，一致认为是大胡子偷走了。幸好水庆身上有大胡子的名片，于是三人一起按名片上的地址去找大胡子。

大胡子叫陈树艺，是“树艺根雕艺术馆”的老板，也是根雕大师。大胡子回到根雕艺术馆不久，一个长头发、尖嘴猴腮、身材瘦弱的年轻人，挑着一担木柴走进艺术馆，要卖木柴。

大胡子说：“我不需要木柴。”年轻人说：“我是水庆的儿子，我叫火生，你刚才去过我家，说要买我家的树根的，我现在给你送过来了，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。”

大胡子惊愕不已：“你，你把那树根锯断、分解了？”

火生说：“是呀，这样我才好搭车过来送给你呀。你放心，连木屑我都带来了，和原来一样重，一两不少。不瞒你说，我是从家里偷出来的，我爸还不知道呢，所以我跟你讲价。”

大胡子哭笑不得：“无知！这是论斤算的么？唉，好好的艺术品让你给毁了。你现在就是白送给我，我也不要了。”

水庆、土生、钩机男赶到，知道了事情真相。水庆拿起笤帚追着火生打：“你这败家子，败家子……”火生一边蹦跳着躲闪一边说：“你等着，我迟早有办法把它们黏回去……”

岁月花

噢，我说，小喜穿的是紧身衣，鸭舌帽爷爷为它减肥呢。

外孙女笑了。

秋天，银杏树叶变成金黄色。外孙女开始自己走路，我拉着她的手在小区里散步，看见鸭舌帽爷爷站在路边一棵银杏树下，豆豆在树下嗅来嗅去。外孙女问，爷爷，小喜呢？

鸭舌帽爷爷想了想，说，小喜搬到我们的新家去了，它喜欢我们的新家。

外孙女问，豆豆为什么不

去新家呢？

噢，豆豆喜欢这里，不愿意搬家。爷爷只好在这里陪着它。鸭舌帽爷爷给我递了个眼色。我知道小喜就埋在这棵银杏树下，豆豆每次走到这里都在树下嗅来嗅去，待上很久也不肯离去。

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潇潇洒洒地落进小区。雪后的上午，我和外孙女下楼赏雪，在路边堆了一个小雪人。豆豆、外孙女叫了一声，然后愣在那里。我看到牵着豆豆遛弯的是一个中年妇女。小喜穿着白底蓝边的紧身小棉衣，跑到外孙女身边嗅一嗅，然后跑开。穿白底粉边棉衣的小喜冲外孙女憨笑，像是在说不怕怕。鸭舌帽爷爷冲我们点点头，走了过去。外孙女这才说，她喜欢小喜的小棉衣，喜欢粉色。

小区里的路在楼与楼之间，路两边是一排排银杏树。银杏树长出满树绿叶，外孙女突然问我，小喜怎么啦？我扭头看去，天气暖了，小喜仍棉衣裹身，走路很慢。鸭舌帽爷爷与我耳语，小喜患了绝症，术后刀口不愈合，只好缠着绷带。我心头蒙上一层阴影。离开鸭舌帽爷爷，外孙女问我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

这个冬天很漫长，鸭舌帽爷爷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。几次见到中年妇女陪着豆豆站在那棵银杏树下，豆豆不停在树下嗅来嗅去。外孙女又悄悄问，鸭舌帽爷爷不要豆豆了吗？我说不会，是豆豆太调皮，不愿跟鸭舌帽爷爷搬到新家去。

银杏树的叶子绿了又黄，外孙女被送到“金宝贝”学习，很少在小区里玩了。一天，她要我带她去小区健身区打滑梯，我们看见中年妇女一个人站在

□解 良

那棵银杏树下，身边不见了豆豆。外孙女问，豆豆是找鸭舌帽爷爷去了吗？

我点点头。

他们还会回来吗？

会回来。

什么时候回来呀？

嗯……在你想他们的时候。

又一个夏天，外孙女上了幼儿园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一整天都在幼儿园度过，没时间去小区里玩。我偶尔一个人在小区里走走，看见中年妇女又养了一只小狗，她叫它小花。

外孙女长到五岁，快上大班了。六一儿童节前夜，她从幼儿园里回来，说老师要求小朋友明天早上每人带一朵花去。家里没有花，我带她去外面找，月光下，我们不知不觉走到埋葬小喜和豆豆的那棵银杏树下。树下开着一片野花，有蓝色的，有粉色的。

真好看。外孙女叫道。这是什么花？

我不知花的名字，想了一下，说，这是岁月花。

岁月花？她忽闪着眼睛问我，岁月是什么？

你还记得豆豆、小喜和鸭舌帽爷爷吗？

记得呀。

你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们了？

哎呀，好久了呀！

你想他们吗？

好好想想呀。

我说，你好久好久没有看见豆豆、小喜和鸭舌帽爷爷了，你还没有忘记他们，又好好想想他们，这就是岁月。

岁月为什么会开花呢？

岁月呀，只要你想念它它就会开花。

□李海英

丧地说：“就是因为我这脸，今天一天都没解释清楚，局长还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问我怎么回事，叫我注意影响，你说我冤不冤啊！”

兰青皱了皱眉说：“你说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啊，最平常不过的一点小事儿，在一些人眼里，竟变得这么复杂！”

顿了顿，兰青又说：“唉，昨天搭葡萄架的时候，不叫你帮忙就好了，脸也不至于被划了！”

□胡 玲

男人坐定，大家才看清他的脸。这张脸大家都很熟悉，经常在电视里出现，他是本地知名商人、慈善家李玉庭。前段时间某慈善机构还曝出他捐赠一大笔钱的消息。

这是李先生。李姐向大家介绍男人。大家惊呆了。

男人说，这几天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她请了几天假照顾我。谢谢你们来探望她。她啊，不愿意到家里的公司帮忙，说会影响员工工作，又说待在家里会与社会脱节，非要出去工作。谢谢你们平时对她的关照，她经常跟我说明事们对她多好多好，说她上班多开心快乐。

大家默默低下头，一脸羞愧，不敢直视李姐夫妇的目光。

临近饭点，李姐留大家在家吃晚饭。精致美丽的饭桌上，只是青菜、豆腐等极为普通的家常菜。

一个小姑娘说，李姐，我一直以为你们这样的人家，肯定像电视里的那些富翁一样，每天吃着山珍海味。

李姐说，我们家平时就吃得比较简单、清淡，习惯了，怠慢你们了，不好意思。

李姐，你们不是普通人，却过着最普通的生活，不觉得平淡无味吗？

李姐端起面前的白开水，抿了一口，说，普通有什么不好？这杯水，平淡无味，可是，它最解渴。而后，李姐又指指一旁的鱼缸，说，你们看这些鱼，每天重复着单调无趣的日常，可是，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

李姐的话，让大家陷入了短暂的沉思……

第二天，李姐上班了，她依然像往常一样。只是，在大家眼里，李姐身上多了一种无形的气场。见到她，大家都客气地叫一声“李姐”。

李姐突然有点儿不习惯……

脸是谁划的

的主要人选，不能出半点闪失，你可要看紧了。”

下午下班，刚到小区门口，高朋单位的王主任，神秘地走过来说道：“高朋，现在副局的位子可等着他呢！关键时候可不能掉链子，你看那脸都被相吻了，做什么都要小心点啊！”说完诡异地一笑，转身走了。

兰青既无奈又好笑。

晚上，高朋垂头丧气地回到家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生闷气。兰青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高朋沮

李姐今天没上班

在公司里，李姐是个很不起眼的中年女人，她衣着朴实，不修边幅，也不怎么说话，一脸无欲无求的样子。

绝大部分时间，李姐就像空气，很少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。单位聚餐，没人叫她。单位组织户外活动，没人喊她。平时见到她，懒得跟她打招呼。闲时，一群人围在一起聊吃喝玩乐和各类八卦，也没有她的身影。甚至，大家可以当着她的面，毫不忌惮地说公司任何人的绯闻、花边新闻等，一点也不担心她会说出。

有时候，李姐又像一颗螺丝钉，需要时，第一时间会想起她。公司里人人可以吩咐她做事。有人要打印文件，自己又想偷懒，会笑着说：李姐，你打字快，帮我打一下啦！办公室轮到谁搞卫生，不想动手，会喊她：李姐，帮我打扫下，我今天有事。办公室的纯净水、纸巾用完了，会喊她：李姐，水没了，纸没了……每天，“李姐，李姐”的叫喊声在公司此起彼伏。

公司里，人人都期望升职加薪，不乏有人刻意在领导面前“表现”一番。有人看见领导，嘴巴似乎抹了蜜，您这身衣服真精神！您今天看着特别有气质！您辛苦了！或借故去领导办公室又是倒水，又是端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还有人人时常常礼品给领导，这是我家乡的茶叶，您尝尝。我旅游时看到一枚胸针，特别适合您，专程带回来给您。这种事情，唯独李姐不做。自然，升职加薪的好事也轮不上她，可她，似乎完全不在乎。

在大家眼里，李姐就是个不求上进、胸无大志的人，大家不屑与她为伍。

不知不觉，李姐在公司做了十多年，无一日请假或离岗。直到某天，办公室里没人泡茶，没人给花浇水，没人打扫卫生，没人帮自己干活……大家才发现，



春钓

□周龙兴摄

短讯

“红色日记”征文大赛启动

□羊城晚报记者 刘云

7月5日，由中共天河区委宣传部、广东新快报社、广东省文化学会、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联合主办的“体育彩票‘红色日记’征文大赛”正式启动。该活动以“我的红色日记·讲述中国故事——新时代文明实践征文大赛”为主题，以日记形式真实记录对红色文化的学习、观察、经典欣赏与思考。征文内容以观感和体验表达为主，主要包含11个方面：1、红色文化旅游观感；2、红色文化经典图书观感；3、红色文化影视作品观感；4、红色文化舞台剧观感；5、红色经典音乐歌曲欣赏感受；6、红

色文化研究思考心得；7、红色经历奋斗战斗日记；8、红色生活老日记；9、红色文化活动经历日记；10、广州乞巧文化节、尚天河文化季等文化活动；11、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成果展览观感等。稿件要求原创，字数限制在800字以内。

邮箱 gdwhxhzhw@126.com，邮件主题统一填写“我的红色日记·讲述中国故事”，并附上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手机号、所在学校（在读学生填写）以及所在省份及城市。大赛将于7月10日至9月15日进行，结果将在10月初公布。

拯救地球

□陈树茂

一个月前的某天凌晨，紫金山天文台收到一组奇怪的数据。天文台将数据解密后立即送往当局指挥中心。科伊看着解密数据，喃喃自语，难道外星球发来的信号？他立即封锁消息，只密告了几个高层。

过了十天，天文台收到同样的数据。科伊依然不予理睬。

天文台连续十几天收到同一数据，频率越来越高。科伊继续保持沉默。当局高官中一位天文专家提议，要不尝试回复一下？科伊立即反驳，我不允许地球有冒险行为。其实科伊最近一直在抓紧时间研究外星文化，科尔也充当了助手。

科尔从科伊紧张的表情猜测，外面出现紧急状况了。科伊上班后，科尔在家里继续研究外星文化。外太空就像一个黑洞，深不可测。她研究着迷了，24小时不停研究信息。有时科伊会诧异她懂那么多天文知识。她笑笑说，某个哲者说的，我不过是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学习而已。

一周前的某个凌晨，天文台又收到同一组数据。当局有点恐慌，立即召开高层会议。科伊保持沉默。其余四名高层也默然无语。如此频繁的信息，接下来会是什么？大家心里没有底，都不敢轻易表态。

网络上流传：外星人要来攻打地球了！科尔知道事态已经严重了。她通过几千年的天文历史数据分析，初步判断信号来自X星球，一个距离地球上千光年的遥远世界。是敌？是友？一切未知。地球人对X星球了解甚少。据说，在中国的秦朝，秦始皇与X星球人有过接触，但没有留下任何官方文字记载。

科伊立即联系了科伊。科伊不在信号范围内，他在开高层会议，屏蔽了信号。科尔开启自己研发的天文软件计算X星球的数据，并不搜索各空间有关X星球的记录。忽然，她发现在古中国的秦朝有一则民间记录：X星星人降落骊山，秦始皇亲自迎接，交流甚欢，不久便离去。

计算软件发出滴滴响声，数据显示外太空防护网有外来物入侵。一年前，科尔建议在外太空设立防护网，科伊同意这一举措。按距离计算，不用三天外来物就会抵达地球。

科尔再次联系科伊，依然没有信号。天文台也收到同样的信息，但难以准确判断外来物的到达时间。时隔两千多年，X星人再次造访，是何用意？科尔有些担心起来。近年来，智能科技高度发展，人类习惯于安逸，战争已经远去，没人有忧患意识。两个月前，科尔在皇家科学院发表

口音

□梁柏文

那天，单位来了一位讲家乡方言的邓总。不久，邓总先后调入两个老乡。他们常用方言交流，之间的亲近让人羡慕。这两位老乡很快被委以重任。后来，两人又当上部门主任，让人惊叹。

张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，他暗骂，这小子算哪根葱，阿叔我资格老，能力水平不差，这么多年竟还姓“副”！张三明白，现在要做邓总老乡是不可能了，唯一的办法是……张三为自己想到的招婿计。自己在机关看了30年报纸，这方面多少还有些长进。

这些日子，张三几乎每天晚上都约人开房饮茶。有一晚，老婆跟踪来到茶楼踢开房门，发现只有两个男人，正在“叽叽咕咕”如鹦鹉学舌……

不久，张三开始用方言跟邓总打招呼或汇报工作，邓总也自然而然地跟他说起家乡方言来，张三觉得与邓总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，明显地感到邓总对自己态度亲切。自此，张三工作充满了热情。后来，张三也毫无悬念地“转正”。

邓总因年龄问题退位。之后来了一个讲客家话的邱总。同事窥到了“秘密”，纷纷学习客家话。大家不但同邱总说客家话，就连同事之间交流也说客家话。有人戏称这个国企叫“客家公司”。这5年，邱总提拔了4人，李四被提拔为副总。他的客家话说得最好。这大概就是他受重用的关键原因？大家都这么猜测。

邱总后的继任者姓陈，陈总说普通话。企业里的人又开始说普通话，陈总很高兴，在陈总看来，讲普通话是对他的尊重。他最喜欢普通话流利又标准的人。

陈总那晚喝了点酒，夜里脑中风，急送医院救治却落下

“新智能时代的忧患意识”的主题演讲，提醒地球时刻做好外星文化入侵的防备。这论调被众多科学家嘲讽，说她杞人忧天，地球科技如此发达，还怕外星人？科尔很清楚，科伊是支持她的，否则不会安排她去演讲。科伊和科尔作为全球最高级的智能机器人，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——捍卫地球。

科伊一晚未归。科尔知道当局已异常紧张了，她答应过科伊无论何时都不去当局大楼找她。她给智能秘书留了言，一直没回复。她只能继续跟踪X星球的数据，令人震惊的是，外来物速度超出计算范围，显示已经接近大气层。防护网对他们形同虚设！X星球科技竟如此发达！地球人太低估自己了！

X星人来了！科伊知道这消息时，已经晚了！他们只来了一个飞行器，8个巨人，降落在中国西安骊山。地球人如临大敌，派了战斗机器人过去，还未靠近就全部系统瘫痪。

科伊再次派出飞船准备轰炸行动，飞船刚刚到达就系统全部无法启动，统统失灵。

科伊绝望了，他下令发射8枚加强型中子弹，同时飞向外星飞行器。奇怪的是，中子弹到了飞行器周围全部不爆炸。

地球人在直播中看到了这骇人的一幕幕景象。

最强致命武器也无效！地球科技在外星人面前不过是小儿科，或许他们瞬间就可以消灭地球。

外星科技太可怕了！大家这才想起科尔的忧患理论。但一切都太晚了，地球眼看随时会灭亡！

忽然，直播现场出现了一架飞船，一个身穿中国古代皇袍的人从飞船中慢慢走下来。中国历史学家惊叹，难道是秦始皇穿越回来了？！那古人向外星飞船作揖示意友好。没想到，飞船门打开了，一个巨人出来邀请他上去，外星人竟然毫无敌意！大约十分钟，那古人出来了，神情喜悦、满载希望。一会，外星飞行器就飞走了。

那古人是谁？那个拯救地球的人是谁？全球都翘首期盼着他露出真面貌。

那人慢慢脱下皇袍，竟是科尔！

科尔是英雄！科尔是拯救地球的大英雄！

科伊后来反复追问科尔，你怎么知道对方不是敌人？怎么知道要身穿秦皇的衣服？

科尔笑笑说，我也是赌一把，两千多年前他们就来过一次，或许这次他们只是路过呢，结果真的赌对了。

后遇患。从此说话有点结巴。那天，王五用普通话向陈总汇报工作，说着，说着，谁也没注意陈总的表情变化，他神情慢慢变得严肃、不耐烦，“不……不……不要……说，你……你……出……出去吧。”陈总左手向门口挥了挥，打断了王五的汇报。

王五感到尴尬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他想，陈总不会无故要态度，是汇报有问题，抑或是他问题？陈总“挥手断话”事小，影响“进步”事大！晚上，王五跟老婆说起这事，老婆叫他仔细回忆，不能放过任何细节，特别是陈总说话的语气、口吻。王五把陈总的话模仿了十遍八遍，老婆听着，听着，眼睛突然亮了。

第三天，王五又要向陈总汇报工作。他敲开门：“陈……陈……陈总，向……您……汇报……汇报工作……”陈总热情地招呼他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说吧……”王五的汇报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。

自此，王五被陈总视为知己。之后，公司里有几个嗅觉灵敏的人，也开始学王五的做法。王五的口吃越来越自然。有一次，王五指挥老婆倒车：“后……后……后面……有个坑。”王五话音刚落，车陷入了深坑。老婆望着被坑的爱车，痛骂：“你就不会说一句完整话吗？”

陈总旧病复发，只好病退。

又来了一位新总经理，也姓陈，也说普通话。新陈总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，公司里的人讲普通话不仅“杂音”多，且很多人说话口吃，于是对人事负责人说，这些人要慎用，口头表达能力差难开展工作，也影响干部形象……

一时间，大家又开始纠正“口吃”。这才意识到，学口吃容易，纠正却难。有的人只好到医院做“口吃”康复治疗。